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潜功能”

充分发挥诉前建议的预防价值

对话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李海宾

□本报记者 窦晓峰
通讯员 董宇丹 王起迪

记者:您好!宽甸检察院办理的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很新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吗?

李海宾:中华蜜蜂属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2006年被农业部列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分布于长白山周边,是在东北严酷的原生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进化和长期驯化而形成的优良中华蜜蜂品种,也是当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宽甸县地处长白山脉与千山山脉过渡地带,植物种类达1800多种,其中蜜源植物百种以上,这为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宽甸县加大对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力度,其数量、质量和科技利用水平均处于辽宁省内前列。但是,随着西蜂(产于西方)的引入,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的生存遭遇严重危机;外地放养西蜂人员逃避养蜂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监管,侵入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养殖中心地区放蜂,侵占了其生存空间;西蜂传入的幼虫病、巢虫病等疫病,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受到感染或死亡;西蜂直接攻击长白山型中华蜜蜂,致其死亡;西蜂干扰长白山型中华蜜蜂雄蜂与蜂王交尾,影响其种群繁衍。如果危害持续下去,将会对宽甸地区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生物多样性和相关产业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

从国家和省级现行的蜂业管理法规规章看,规定的条款都不具体,有些关键事项甚至没有作出规定,导致养蜂主管部门在行政执法中难以实现有效监管。令人欣慰的是,宽甸县及时出台了《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该《条例》经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于2019年5月10日起施行。

记者:宽甸县的保护力度可谓很大了。那你们又是怎么发现办案线索的?

李海宾:按照《条例》规定,宽甸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养蜂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要在宽甸县设立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区,保护区范围包括青山沟镇、振江镇等14个乡镇。但是,《条例》颁布实施后,我们走访发现,相关保护工作并没有及时开展。2019年5月下旬,我们发现保护区内仍有很多外来西蜂养殖户在放养西蜂,估计是县农业农村局怠于履行职责了。我们立即立案,针对全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等情况开展为期4天的专项检查工作,对保护区内14个乡镇的公路沿线部分村屯进行实地调查,确认划定的保护区范围内外来蜜蜂饲养现象严重。对此,我们及时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向地方党委人大等部门进行汇报。县委书记批示肯定了检察机关的工作,要求相关行政机关立即整改。当年6月24日,我们向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

记者:从《条例》生效到发出诉前建议,仅仅一个多月时间。

李海宾:是的,《条例》生效后,相关部门迟迟没有贯彻落实,致使《条例》本身失去了意义。更重要的是,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已经受到西蜂的侵害了,越往后拖,侵害越大。所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书。

记者:建议书发出来后,行政机关整改效果怎么样?

李海宾:还是不错的。他们在保护区内的主要交通路口、重要地段,设立了10处“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标识牌”;在政府网站、县电视台、丹东日报等媒体平台,对《条例》内容进行宣传;在保护区的周边乡镇,向当地群众发放《条例》400多本、宣传单3000余份。同时,他们对保护区加大了巡查执法力度,驱离外来西蜂养殖户20余户。可以说,县农业农村局通过履职,有效地保护了保护区内中华蜜蜂的品种资源。

办案过程中,我们多次与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交流沟通,协调促进了宽甸县《条例》实施办法及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出台,确保保护行为法治化、规范化。

记者:此案获评2019年度全国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您觉得典型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对于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什么经验?

李海宾: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点,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通过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保护国家珍稀遗传品种资源,有效地防止了特有物种的濒危灭绝,对维护地区生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第二点,凸显了行政公益诉讼预防性司法理念。本案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条例》制定后,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怠于履职,马上发出具有预防价值的诉前检察建议,而不是等到发生严重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失后才采取补救式的监督活动,充分发挥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效率功能。

我认为,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不仅要治理垃圾污染、滥伐林木等常见案件,还要更多关注野生动植物、品种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线索,这类案件的办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或修复会起到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而且,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一定要取得地方党委的支持,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这样才能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办理这起案件时,我们就是及时向县委进行汇报,取得县委认可与支持后,再与政府机关打交道,这样底气足,然后再与行政部门多沟通,事情商量着来,最终就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

□岳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日本在《行政案件诉讼法》中规定了公益诉讼的相关内容,虽然并未对何谓“公益诉讼”进行界定,但其第5条关于“民众诉讼”的概念及第9条第2项对于抗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的补充规定,均体现了“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可以说,具有“公益”性质的民众诉讼和抗告诉讼,属于日本的行政公益诉讼,其原告可以是个人、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

根据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规定,民众诉讼是指“当事人请求裁判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的机关的不合法行为的诉讼”。民众诉讼包括与公取有关的诉讼、与直接请求有关的诉讼、居民诉讼、基于宪法第95条居民投票权的诉讼、有关最高法院法官的国民审查诉讼。民众诉讼原告不限于自身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诉讼不限于原告本人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其他个人亦可以以选举人资格或法律上无利害关系之资格提起。比如,居民诉讼仅针对地方公共团体在财务会计方面不合法的行为,但原告不限于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均可起诉,甚至符合条件的非日本籍居民也可提起。除此之

刘本荣

侵权民事訴訟的基本功能,是補償、即損害填補、救濟,但檢察民事公益訴訟的實踐表明,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在實現公益受損害後果的填補、救濟等直接目的及功能的同时,還越來越多地顯示對違法公益侵害行為的制裁、懲罰、預防等具有公法性質的潛功能。關注並總結、研究這些公法性質的潛功能,對於準確把握檢察民事公益訴訟的性質,指導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實踐以及完善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一、通過共同侵權追責,“補位”實現違法必究

從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實踐看,檢察機關通過對一些特殊共同侵權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使未被行政執法或刑事司法追究的違法公益侵害行為人承擔了法律責任。這一共同侵權責任追究超出了公益損害的救濟、填補,突出體現了違法制裁以及對行政執法的補位作用。

在海南省西部海域非法採砂民事公益訴訟系列案中,檢察機關調查發現:採砂船舶的“船主”違法改造、裝裝吸式採砂設備;小船採砂後過駁上大船裝運,採砂、運輸、銷售表現為緊密的一體化作業。相關事實和證據能夠證明“船主”實際參與盜採海砂,但是,海洋行政執法機關大多未對查獲船舶的“船主”進行處罰,一般僅對租船、採砂老船進行處罰。對此,海南省檢察院第二分院將“船主”列為共同被告,集中起訴了一批非法盜採海砂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均獲得法院支持。

檢察機關增列共同侵權被告的情形不在少數,而從當前行

政執法情況看,由此補位行政執法有着制度空間和需求。我國行政處罰法未規定共同行政違法行為,行政執法中普遍缺乏對共同行政違法行為為深入調查及未予行政處罰,而現實生活中又大量存在共同行為,共同行政違法的情形。以盜採海砂為例,海砂抽採海上作業風險大,技术要求高,還要規避行政執法,往往選擇夜間作業且即時抽採、即時運輸、即時銷售。這些特點決定了盜採海砂必須要多人合作、多環節配合,而船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具,由此也必然在抽砂、租船、運輸、銷售等環節形成緊密或半緊密的行為,甚至是鬆散的共同行為。在行政執法對“船主”共同盜採打不力的情形下,檢察機關共同侵權對“船主”追責,扼住了非法盜採海砂“咽喉”,也實現了違法必究,彌補了行政執法不足。

二、通過查明新的公益侵害事實,“擴大”追究違法責任

在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實踐中,檢察機關利用調查核實權,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在行政執法查明的違法事實之外,又進一步查明了新的公益侵害或損害事實,通過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對這些公益侵害行為人追責,使“遺漏”的違法行為得到了法律追究。

在某公司非法海洋傾廢民事公益訴訟案中,群眾11次通過12345熱線舉報有運泥船向海里傾倒垃圾,但熱線平台上的回復均是查無此事。檢察機關通過無人機拍攝到傾廢證據后,向海洋執法機關發出了訴前檢察建議,海洋執法機關由此對某公司負責人陳某各處罰款10萬元。但是,檢察機關調查發現,虽

然行政處罰認定的海洋傾廢量與違法行為人自報的數量一致,而根據工程開挖總量、回填和外運量、車次、車裝載量以及工程付款數等證據,可以綜合認定船舶向海里傾廢的數量超出了行政處罰認定數量的近4倍。考慮海洋執法機關並不一定認可檢察機關的調查結論,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因受制於行政訴訟的處理範圍也不能使這一調查結論、即時銷售。這些特點決定了盜採海砂必須要多人合作、多環節配合,而船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具,由此也必然在抽砂、租船、運輸、銷售等環節形成緊密或半緊密的行為,甚至是鬆散的共同行為。在行政執法對“船主”共同盜採打不力的情形下,檢察機關共同侵權對“船主”追責,扼住了非法盜採海砂“咽喉”,也實現了違法必究,彌補了行政執法不足。

四、通過懲罰性賠償,懲戒、預防公益侵害

我國現行立法在侵權責任法第47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以及民法典第1232條創設了懲罰性賠償請求權。2019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實施最嚴厲的處罰。檢察機關對懲罰性賠償進行了積極探索,2017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提起食品安全領域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案件816件,其中,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694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122件。一审生效裁判共計661件,一审法院裁判支持率為97.4%。目前,懲罰性賠償在行政執法領域還沒有相關法律規定,僅能通過民事訴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這一

或停止侵權、排除妨礙,起到“司法緊急禁止令”的作用,補位、補強了行政執法。

在某公司生產銷售不合格包裝飲用水民事公益訴訟案中,該公司生產的包裝飲用水多次被查出銅綠假單胞菌、菌落總數、霉菌等項目不符合國家食品安全標準,並認定為不合格產品,食藥監督管理部門先後作出了5次行政處罰,在最近的抽檢中仍查出未达标。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被告發布公告,召回已銷售的包裝飲用水,停止生產、銷售不合格包裝飲用水,消除侵害公益危險,法院判決全部支持。上述案例中司法強制“禁止”達到了行政執法未達到的效果,體現了檢察民事公益訴訟的特殊價值和功能。

四、通過懲罰性賠償,懲戒、預防公益侵害

我國現行立法在侵權責任法第47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以及民法典第1232條創設了懲罰性賠償請求權。2019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實施最嚴厲的處罰。檢察機關對懲罰性賠償進行了積極探索,2017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提起食品安全領域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案件816件,其中,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694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122件。一审生效裁判共計661件,一审法院裁判支持率為97.4%。目前,懲罰性賠償在行政執法領域還沒有相關法律規定,僅能通過民事訴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這一

日本的民众诉讼和抗告诉讼

外,民众诉讼还在其他两个方面体现出公益性,一是诉讼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二是在胜诉效果上看,原告并不因此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利益。

抗告诉讼是指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活动不服提起的诉讼。日本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抗告诉讼原告限于“就请求撤销该处分或裁决具有法律上的利益的当事人”,但2004年修改时在第9条第2项增加规定:处分或裁决的相对人以外的,根据法令的宗旨、目的及作出该处分时应当考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人,也具有原告资格,这为抗告诉讼制度注入了“公益”因素。这一补充规定主要适用于环境领域的抗告诉讼。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因行政机关的命令或裁决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情况也可适用。

按照学界通说,日本行政诉讼请求原告资格的认定经历了四个阶段,或者说确立了四个标准。一是“权利毁损标准”;二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三是“法律上值得保护的标准”;四是“合法性保障标准”,后三者都可以称为“法律利益保障”。其中,“合法性保障标准”在实践中使用很少、影响较小,而“权利毁损标准”要求实体法权利受到实际侵害的人方可起诉;“法律上保护标准”明确了实体法权利受到实际损害,程序法上具有的利益以及“可能”受到侵害者,也都具有原告资格,这一

标准被日本最高法院认可;“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则超出法律规定,原告只要有事实上的利益受损且该利益“值得”法律保护即可,这是日本地方法院在实践中的探索,也是学界普遍持有的意见,尤其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程序上权利保护、行政信息公开、计划行政和科学裁判诉讼等领域运用较多。当法院面对某一行政起诉需要审查原告资格时,首先看是否符合“权利毁损标准”,这是最低也是最易把握的标准;如果不满足,再看是否符合“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倘若仍无法确定,才寻找“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当然,能否运用第三个标准还与法院级别有关,比如最高法院可能止步于第二标准。在这一适用过程中,法院的裁量权逐渐扩大,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所保护的利益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体现“公益”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原告资格认定问题。按照传统的行政诉讼请求原告资格认定理论,只有具有“足够特殊”条件的当事人才有原告资格,即除非某个人有自己的冤情,否则法院是不愿意让任何人踏进自己的大门的。然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突破了这一界限,它使得其权益受到“可能的”“潜在的”损害,仅仅是受损害当事人中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就能“代表”着这些当事人提起诉讼。这或许正是日

本学界将行政公益诉讼称之为“现代型诉讼”的一个原因。而且,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在对权力的监督上也更新了原有做法。当然,公益诉讼的程序设置、诉讼请求的类型、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都与普通诉讼存在差异。

尽管日本最高法院在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上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接受“法律上保护的利益”,但仍然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未全然接受“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根本原因在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操作性。“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尚且可以寻找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则在保护公共利益上起到助推作用,但随意性过大却也可能导致同等利益未受同等保护的情况,反而会引人诟病。因此,一般来讲,行政公益诉讼都会划定范围,只有纳入受案范围的事项才可提起诉讼,即所谓“法律上有规定时,限于法律规定者”方能诉讼。而且,由法律明确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加以规定,例如在居民诉讼中,一般是居住在某一地域范围内有所住的人提起,而环境公益诉讼中也是受到具体事件影响居住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具有原告资格。可以说,日本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是在积极保护公共利益和司法资源有限利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公告】

检察日报2021年1月14日(总第9432期)

(2020)粤0304执20177号之三
李海宾:中华蜜蜂属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2006年被农业部列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分布于长白山周边,是在东北严酷的原生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进化和长期驯化而形成的优良中华蜜蜂品种,也是当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宽甸县地处长白山脉与千山山脉过渡地带,植物种类达1800多种,其中蜜源植物百种以上,这为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宽甸县加大对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力度,其数量、质量和科技利用水平均处于辽宁省内前列。但是,随着西蜂(产于西方)的引入,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的生存遭遇严重危机;外地放养西蜂人员逃避养蜂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监管,侵入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养殖中心地区放蜂,侵占了其生存空间;西蜂传入的幼虫病、巢虫病等疫病,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受到感染或死亡;西蜂直接攻击长白山型中华蜜蜂,致其死亡;西蜂干扰长白山型中华蜜蜂雄蜂与蜂王交尾,影响其种群繁衍。如果危害持续下去,将会对宽甸地区长白山型中华蜜蜂生物多样性和相关产业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从国家和省级现行的蜂业管理法规规章看,规定的条款都不具体,有些关键事项甚至没有作出规定,导致养蜂主管部门在行政执法中难以实现有效监管。令人欣慰的是,宽甸县及时出台了《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该《条例》经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于2019年5月10日起施行。

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罗巧琦与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粤0307民初41978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6256.67元(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截至2020年11月3日,共计计算至清款项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主张: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由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33654号。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叶伟忠、丁宇丹、武飞鸟、广东东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